

近言序

晉善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古汴王 廷相 子衡 撰

載道之典至文也文不該於道淺則俗
麗則俳矣故君子鄙之嘗觀唐虞三代
之典卽事命辭而文生焉蓋道爲主而
文爲客也魏晉以降緣辭撰事而文飾
焉蓋文爲主而道爲客也是故華藻佻
巧之爲務而敦大淳正之氣傷矣蒐瑣
庸譎之是擬而合道撰治之旨亡矣雕

辭刻語之工呈而文從意順之妙塞矣
間有大心貞觀之士探源返朴以追古
訓然俗尚日趨濤瀾滾滾莫可遽止矣
嗟呼文之敝極矣哉吳郡顧華玉氏達
識往謨游心治體慨道紀之久湮哀王
政之弗續乃作近言十三篇以昭時範
蓋體道經世之典不徒會於文者也觀
尊道則知聖人之教法可以平民而佛
老流妄之害可殛觀富生則知風俗侈

僭因之窮民而天下之財力所當養觀
本法則知先王治典爲不得已而莊老
無爲之談亂世矣觀治原則知誠臣建
太平之業而矜小智徇私邪者之足以
病國矣觀近民則知大易之簡易爲政
要觀勗廉則知君子之寡欲爲世防觀
夫學益定志別謙內治鄉正與隱諸篇
無非示人執德守道以爲立教崇化之
本嗟乎義關政紀志存世師厥旨雖約

厥用寔溥何其言之貞而近聖如是邪
由之可以振民育物可以建猷植範可
以協道宣化可以平衡宰世蓋堯舜之
卓擬六籍之玄詣也古謂文章與政通
斯文不其然乎夫文之敝者鑿於倡而
圯於習者也非所倡而倡之則古訓離
非所習而習之則大道隱隱則迷迷則
失承失承則支岐詭僻與聖日遠非有
大賢達哲開示道真以爲世準夫奚能
返而變之然則斯文之作不亦後學之
指南乎哉

近言序

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黃巖黃綰宗賢撰

意以命言言以達意意者本也言者支也夫曰文乃言意之紀也故意真而言則言則而文明故文乃道之載也君子以通天地脩人紀協鬼神文可易為哉古之人非有意於文意至而文成如陰陽之必化如日月之必明如雨露之必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此六經四子所

謂文也下此雖閭巷婦女田野鄙夫之言亦可誦而感可傳而法其意真也今日爲文皆模擬爲工或曰先秦或曰六朝惟欲形似不求本真譬之劇戲飾冠帶幻男女易老幼妍醜邪正悲歡萬變皆非已有而真意益荒由文以究其心由心以徵其事所謂叛道害政禍天下有不可勝言者矣東橋先生悼茲有作爲近言十三篇要皆寫其胸臆之真就

其所至而發蓋積義以宣言體物以達政其乃取法於經馳驟于史庶幾不叛乎道昔唐之文承八代之衰得韓退之而變之其文遂昌宋之文因五季之弊得歐陽永叔而返之其文繇興今世以文校士爲害旣極於此得先生之言爲軌範則先生乃今之韓歐非邪予故著之以俟知言者之有取也

近言十三篇

奉訓大夫知金州吳郡顧璘撰

導道篇

或問天地之道曰視太極問人之道曰
視天地問聖人之道曰視人道曰盡乎
曰盡矣然則異端之教紛然譁于天下
者何哉曰流妄也古者包羲氏作始畫
八卦洩天地之秘類萬物之情於是文
字興焉而道統之傳立矣可以修身可

以治人可以養生可以利用孔子所舉
十三卦制器尚象之例是已烏覩所議
異端哉其後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迭興守而傳之教明法立無有異說矧
乎其間於時怠棄三正則有誅讒說震
驚則有刑雖有隳行邪說不敢起也周
之衰聖王不作處士橫議百家衆氏之
學始興孔子孟軻起而闢之卒不得絕
無其位故也後世之害佛老爲尤甚儒

者世議而日排之亦勤且力矣惜乎不
揣本原獨舉吾先王之緒言瑣瑣然與
較曲直彼且嘒嘒然交辯而求勝卒使
聖人之道降而與之爲敵此吾儒之罪
也盍使之觀天地之所生包羲氏之所
作果孰始乎是謂本也物無二本則吾
儒之道源遠而至當獨尊而無敵異端
之道皆後世流妄者也執斯言也雖有
悍夫不得不屈雖有孺子不能不覺吾

何以多言爲哉且佛老之師聖人之罪人道之妄也今之爲佛老者又佛老之罪人妄之妄者也吾儒者不稍寬其始而務急攻其末故其辯滋甚聖人曰虛老氏曰虛而無聖人曰寂佛氏曰寂而滅學道之偏其流妄固至於此老氏起於周末其始或亦本於隱君畸士逃山林養性命者之說佛法當漢之衰始入中國本生於西夷無文字之學直達本

原其始不甚相遠也百家亦皆有之申韓之慘刻儀秦之縱橫其始固亦本於刑名者流大行人者之說其流妄之禍至於殺身滅國而不能已後之人懼而息焉二氏之不息者其禍隱也秦漢以後先王之教旣衰塗之民不見吾仁義禮樂之澤而異言者又無禁於是其徒駕其寓言奸智詭術愚不明之民以罔衣食廢人倫竭財用滅聖誣天肆行而

不忌顧其師之言則虛無寂滅止耳其道則苟私其身止耳豈顧其害若今之甚也哉故曰今之爲佛老者佛老之罪人也堯舜禹湯文武氏作必取而禁之不息則必誅之今使其徒但明而心見而性鍊而神養而生守其師說不以亂民則固山澤枯槁自好之匹夫耳若務光許由之徒何山不容吾又何以多言爲哉故麟之意曰佛老非遽可誅者也

其妄者可誅也去其妄則其說自微則息之不難也

富生篇

三代之後天下感感然入於貧也將何所極乎數口之家少長待傭而後食壯夫鬻子以供官稅盜者窺銖兩之利棄其首領四五月之間新穀未升雖非凶年羸者枵腹而乞于市嗚呼斯民也聖帝明王之所與其康樂者也而孰使至

於此極乎吾行且半天下矣凡農民免
乎此者一市之中無十室焉一國之中
無百室焉外是則勢家富族豪賈遊士
高墉若城郭廣堂若公府輕車肥馬漿
酒藿肉田不稽畝身不踰戶限貨利罔
之四方奴婢累跡擊鐘而食子弟既抱
哺不辨菽麥吾然後知斯民之窮皆若
徒者爲之蠹也抑又有大者焉凡吏干
其土者率貨視其下旦暮之所惡公私
之所求耽耽然睨其室中之藏若鳥爲
之攫肉必獲乃已至天子之寵臣則名
徵而禍剽之吮其髓且椎其骸不至於
糜滅不止也其所以奉其身體養其子
弟妻妾者又什百於前之所䟽者焉嗚
呼天地固不加大於古也五穀之生五
材之用古之人以均布其民而惠養之
今之人恣民之奸而不之禁柰之何不
貧且盜也嘗觀孟子論三代之治必曰

井田之法一夫授田百畝餘夫二十五畝五十者始衣帛七十者始食肉又曰諸侯之取於民猶禦也教之不改則誅之夫家無侈業民無厚養取民者抵盜刑蓋古之制也古今異宜通其宜不失其本豈非善治天下者哉由孟子之言觀之過制無禁賊昧無誅雖百堯舜治民不可使富也

本法篇

嘗讀莊生之書貴黃帝而賤三王謂民性之僞自法令始故著馬蹄諸篇以咎之嗚呼莊生靜者也果惡夫世之擾擾者則亦取管仲商鞅之書火之足矣何至舉仁義衡斗而槌提之乎將寓言以反世則失言也若由乎其衷則妄且愚昔者夏禹見罪人而泣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之民各自以其心爲心夫有罪而加刑禹方哀其弗靜

又豈好立法以亂之手勢不得已也夫情與僞並生者也猶晝夜然先王因民之昏於夜也故燎而燭之使夜之明猶夫晝然耳先王豈樂於燭燎之煩也哉今而曰三代之法不如洪荒之無事是知咎明燎於夜而不知夜之必用夫燎也由今觀之長短亂而後度生焉輕重亂而後權生焉權度立而猶有奸於長短輕重之則者然後議刑辟以威之而

天下不敢大亂此三代聖人之功也夫天下之生久矣三皇之世渾如也三皇同之而不離五帝之世醇如也五帝順之而不擾三王之世辨如也三王齊之而不亂是故民之情猶水也流而不已必濫故三王爲之防焉法令者民之防也考之春秋君臣往來辭命必舉先王之法以繩之是以五霸樹功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諸侯

之小臣也孔子尤賴其功禹湯文武周公之數聖人之法而莊子猶譏之豈不大可哀邪或曰莊子忘天下者也故其言僻使莊子果忘天下焉無惑乎不知禹湯文武周公之心矣

學益篇

大哉君子之善正身以植體安民以廣用如斯而已矣二者莫要於明道道明然後行立行立然後政行故君子必務

夫聖人之言海也萬珍萃焉往古之行事路也廣狹邪正之迹昭昭焉涑海而窺其藏故小物不能動也睹諸路而別其岐故道言不能惑也故天下之言學者經史而已矣若裨官小史之書與末世之詞賦吾以爲說鈴云耳奚其學哉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孔子曰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夫旣聖矣何慕乎先王抑聞之師曰往事之興不

可稽數也其悖謬滅也偏舉者時廢也
試於累世傳於人人乃其至當至當者
也百千之中存其一二焉雖聖人復起
不能加之矣豈易易然謂古昔云爾哉
世儒涉道淺迫負小識詭時好棄師說
背道真憤憤焉興議而改制曰自我作
始孰曰非聖故商鞅立教李斯焚書葉
弘羊興利王安石變法昧非自任使先
王之道掃迹於天下縉紳大夫哽咽而
無所發聲也嗚呼子產博物精思
雋不疑明春秋黃帽就誅不究大義不
詳古始而欲協物理厭人心難矣哉

近民篇

安民之道二一曰定法制二曰敦教化
法制曷歸乎曰衣食教化曷歸乎曰孝
弟其政莫良於簡莫不良於繁繁則郊
野之民纍纍然填官府蹒蹒然爲道路
奴雖有惠將安享之故着羞醇耐天下

之美味也號于人曰百拜而賜一啜則人皆反面而走古者政繁莫如秦商鞅佐孝公法令猥細逮于棄灰天下視之如牛毛蝟刺不能指數至李斯佐始皇罔又加密腹誹偶語與大逆等死小民舉足觸法遂逃死而畔秦故漢高帝吐空言定三章之約自匹夫五年而爲天子衆心趨也古今不相遠即秦事觀之凡民之心樂簡易而惡煩苛雖百世可知也今之爲民牧者率好繁其令匪以干利則以干名以干利者賈販耳以干名者是驅赤子而獵虛聲也亦獨何心哉吾覽前代之政於漢高文之際有取焉其舉於民曰力田曰孝弟特先諸條夫爵祿者導善之旌也導民以歸實王道其有興乎厥後黃霸爲相設三條課郡縣張敞詆之曰長僞是可謂知治民者矣或曰率子之言其廢矣乎曰政有

厚衣食勸孝弟者斯行之矣是興也烏
乎廢曰妨于簡曰察民有不便者輒去
之則日簡矣政簡而民不樂者自古及
今未之嘗聞也

勗廉篇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賢人之道
可仰而遵之也余讀史記至公儀子休
去織婦拔園葵未嘗不垂涕焉夫葵地
毛織女工所自勞作也其究乃妨民之

利而非真奪其貨也君子且猶惡之况
盜者哉君子之仕也行其道也非以干
祿也人君之祿士取諸民以給養也非
以爲富也旣取以爲養又從而措之非
盜也乎上逸下勞上富下貧勢也天所
不能平姑假焉以安之故上不能安下
謂不當天心乃又逸其逸勞其勞富其
富貧其貧已且盤游而婦子教以溢焉
民且勤動而婦子悲號以死焉以是而

求免於鬼責也不亦難乎王制班爵祿
下士可食五人其上寢廣不過共祭祀
聘饗之禮而已故曰祿足以代其耕也
後世之仕者具曰爵祿分也又標而奪
之以爲常富其身不足且思及其子孫
嗚呼是亦奪諸其民之子孫者以有之
也能無哀乎弗思甚耳晏嬰相齊豚肩
不膾孤裘不易給士之貧者七十嬰孫
叔敖聽楚國之政楚之賢者悉貴死之
其子行薪於市茲二賢者學士大夫
猶然小之而其行事卓犖如此太史公
曰晏嬰若在吾爲之執鞭意有所切激
然也諺曰虎易撼克已難學者猶不足
廉謹何必道周孔哉

定志篇

道有仁義質有陰陽致曲成章德乃可
立故因資而追琢者易成器也立範而
陶鎔者不失其形容也觀古人之成德

有由來矣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者
伯夷也不羞汙君不卑小官者柳下惠
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質有所近
抱一而終窮達不能入其心死生不能
易其操名譽之成猶白之謂白皂之謂
皂苟有目者莫不別色而舉號焉其致
素定也故推發女於伯夷之門則怒矣
側冠倒裳於下惠之側則漠矣所操殊
致安得不異施乎世之學者不通大方

不淫已力游意汗漫無所專執語人曰
吾孔子之徒也無可無不可吾誰欺欺
天乎夫梓匠輪輿其藝均也其斧斤之
器斷削之法均也其攻于木又均也不
專一師不守一法終其身不可以稱工
況君子之行乎夫孔子之弟子皆學于
孔子也自顏淵以至子夏之徒皆大賢
也論語乃列爲四科若金玉珠貝之寶
不相假名苟無其象門人安所區別乎

由是觀之大道無方聖人無名中賢以
下定志不早執德不一汎汎然搖惑滅
沒而無所附著譬之草木其猶飄蓬也
夫

別謙篇

謙何生乎曰道不可究功不可全衆人
不可兼君子競競焉耻其不足也是以
謙生焉是故堯舜古之有道人也以堯
爲父而丹朱傲以舜爲子而瞽瞍頑是
不得爲慈父孝子也道烏乎究禹稷古
之有功人也禹平水土視天下不能無
溺也稷播百穀視天下不能無餒也功
烏乎全仲尼古之神聖人也禮不如聘
樂不如襄稼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人
烏乎兼由是言之五聖人者勗其所遺
憂其所短退退然以下於人而猶恐諸
人之予棄尚何矜之有哉今之爲謙者
異於是釣名以從學飾貌以親賢事君

不以心報國不以力所求平身者既
矣彼且柔口偃躬繁儀下節舉凡人之
行無大小是非一切遜避其後曰我將
爲謙若是者何與其心曰人道惡盈而
好謙吾謙焉福斯集之矣弗謙則禍鳴
呼挾大僞以要福是取聖人之道而重
爲罔也凶於傲德甚矣何福之能幾書
曰象恭滔天此之謂也

內治篇

家之義大矣哉君子修倫理易風俗莫
大乎齊家夫家道久則衆衆則異異則
離異者家之害也故君子必和其情弗
以正雖僮僕不可使也弗以厚雖子弟
不可調也正則衆議服厚則衆心親正
也者修身之謂也厚也者其要慈孝恭
順其次勿爭利其次勿爭言薛包兄弟
分財田廬取荒頓者奴婢取老且病者
勿爭利之謂也張公藝九世同居明皇

問其故乃書忍字百餘以對勿爭言之
謂也信能行此二者則群志一矣群志
一則家道和家道和則禮義生由是制
爲丞嘗薦獻之儀使之知有孝也唯諾
坐立之分使之知有敬也慶祝宴飲之
會使之知有親也冠昏餽享之度使之
知有節也如此則恩義篤禮教彰鄉人
莫不慕之矣鄉人慕之而風俗不興者
未之有也不能齊其家者有五蔽厚私
養惑婦言遂已性棄衆愚溺子愛是之
謂衆怒有一焉必離二則怨三則仇四
則戕五相滅也夫家人親也吾祖考一
體也猶腑臟相附而保其命或至於戕
且滅謂致自我可不畏乎哉可不畏乎
哉

治原篇

夫國家之正由君體也功崇化流大臣
端也三代之治匪專君聖莫不有誠臣

焉誠臣者太平之基百福之門也善職
孝宗之御天下冲泊寡欲隆意遵聖
不玩異物不狎倖人恤小善敬大賢海
內又安十有八年民無愁嘆士無怫鬱
升遐之日婦子相對而泣于室豈不謂
至德哉然亦由誠臣焉敷理弘化不可
誣也家宰三原王公恕夾輔大始心在
上室興事以利而不思其禍用人以賢
不以私其親身退且沒賢者繼興是以
遺海內以大順也大哉誠臣之功在德
不在才在遠不在邇在實不在名故矜
小智則典章紊私暱親則賢才沮玩細
蠶則道德踈喜新功則浮躁進務苟容
則國體卑執偏議則民病急樂諛言則
過罔聞崇虛行則士習薄此八者人臣
之癰疽國家之水火也其微也猶弗之
覺徇而極焉舉足以召亂而喪邦比之
奸邪貪黷尤爲可懼以其忽之也

鄉正篇

諺曰近朱恒赤近墨恒黑信斯言也質亦從化遷哉夫鄉黨之間言語異音衣服異製則不可以居然則耳目之所由習性情之所由安邪正繫之矣孟子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繇繇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州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鄉黨之化人深矣哉孟子幼習遷于埋鬻曾子之行不踐勝毋俗

尚之汙人賢者且猶惡之况吾徒乎吾鄉大都也生人之性亢朗冲夷重義而薄利風俗之美喜文藝而厭凡鄙得天地之靈懿焉其蔽也乃或樂虛淫習侈豫無麻衣蟋蟀之風士綵以喪節也時有哲人抗志獨立風我後進用是表而列之示衿式焉大宗伯童公斬擇地而蹈擇言而言吐辭濡翰必執其方慎哉愿乎參議王公徽事君以忠行己以義

亢而不徇困而彌貞矯矯乎疆殺君子
矣太僕李公應楨氣直行廉義有不合
一介不以取諸人一介不以與諸人文
翰之精譬諸鈇戟利劍掉以淮陰之雄
其鋒莫當矣其介且有文者乎通判陳
公綱愷悌宜民死無餘藏而故民懷思
冉冉有桐鄉之風蓋古之遺愛也自餘
公大卿英名駿業珪璋家國雖吾鄉
之所優非吾叙列之意云爾

與隱篇

夫君子之道達則兩沛窮則淵濟兩沛
者廣澤也淵濟者潔而已矣君子奚取
於自潔哉時不可得也伊尹居莘太公
居渭濱遭二代之季也及其遇湯文則
沛然矣孔子說七十君而不煩孟子以
湯武之道說齊梁之君不謂其不肖貴
行道也志不可達於君澤不可加於民
道不可直於身則偃然退藏修其說以

教後世何必吾身行之哉乃若詭道以求合借交而立功襲陋承汗無益於盛衰休戚之數是干祿而已矣此枉尋直尺孟子之所以哀通人也韓愈氏栖栖然曰畏天命悲人窮至三上宰相書而猶曰非枉烏乎以爲枉哉溺也近時有陳獻章者隨君子也吾有取焉論議不詭於道行誼不詭於人其辭仕也以養親爲解其教人也以存心養性爲法故嶺南之七化之有孝弟之行恬淡之風焉其愈於徒仕者多矣故道可大施則貴仕志有小屈則崇隱倖功者非仕之真希名者非隱之情君子有守道之仁審時之義是故無終身之譏也

敘志篇

敘曰人極廣博根柢大正馴復聖奧慎始厥塗譔尊道第一

皇皇聖哲黔首是植棄衆罔恤虞弗帝

衷譔富生第二

正行繩慝率軌于法厥綱或弛人道乃

墮譔本法第三

罔聖棄訓群視其矇舉武弗忒允鑒先

迹譔學益第四

四序寄慘厥機潛施約法弗煩民乃樂

生譔近民第五

頽李媮瀉豐邑瘠民弗墮

谷譔勸廉

大道紛紜致一乃凝譬彼射夫視的命

中譔定志第七

大人無我既有弗有習僞誣天祗喪厥

初譔別謙第八

睦爾服親萬化伊始易象風火慎厥幾

微譔內治第九

巖巖端揆輔帝幹樞股肱或傾國步斯

感譔治原第十

宓生資魯厥由造賢擇善靡詳爰懼胥

溺謨鄉正第十一

樹德旣隆厥施洋洋鬱而弗宣嚮晦遠

辱謨與隱第十二

愍予聳言聿懷殷憂爰申厥旨庶喻同

好謨叙志第十三

吳郡沈氏
沈靈虛離

沈靈虛離